

毒舌闺蜜,成功人生的标配

□ 李海燕

写专栏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有时忙了一天刚觉得可以歇会儿了,突然想起还有专栏的作业要交,差不多就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到根树枝浮出水面,又被一个浪头给撻了回去那般绝望。也有时老早就开始准备酝酿,奈何脑袋里一片空白,仿佛超级大杀器光临过的战场,所有的文字灰飞烟灭。以拖延症折磨编辑、折磨自己就成了常态。可真的停写一阵之后呢,有时又觉得手痒。自己觉得可能是表演型人格在作怪,但也有人觉得是舍不得其中的隐性福利。

常写随笔的人都承认,在“公报私仇”方面,随笔简直是神器。有位专栏作者就这样写过:前男友,前男友的前女友,楼上常年装修的邻居,小区里的恶狗,看他们灰头土脸地印在纸上的那一刻,真觉得幸福。连靠写专栏载入文学史册的E·B·怀特也说过“满纸都在写自己”。

自认为是那类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写自己的作者之一,因为一个自嘲公正的知识分子不是应该尽量选择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思想和事实,以免陷入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的深渊吗?然而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认知半径的,于是我的朋友、同事、熟人、闺蜜们就不可避免地时常出现在专栏中,特别是我的几个“毒舌闺蜜”,虽然,多数时候,她们并未灰头土脸,而是金光灿灿地出场的。

如果拟句广告语,我打算这样说:毒舌闺蜜,成功女人的人生标配。她未必为你的大人生添彩,却绝对有助于你保持清醒,减少出丑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她使你沉重的人生免于乏味。

比如日常在朋友圈晒,喝多了各式心灵鸡汤,加上各种晒、炫、秀,总觉得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味精味儿,过着化妆舞会似的生活。毒舌闺蜜的妙处,就像是一剂适时、适量的精神毒药,帮你撕下面具直面真实的人生,是在翘尾巴

时兜头而下的一盆冷水,是在迷茫失措时充当照见灵魂的那面镜子,冷是冷了些,却能让人清醒。

举两个例子。一闺蜜镜揽自照,抚着眼角的几丝鱼尾纹叹气:“我这也是人老珠黄了。”另一闺蜜打断她:“停停停,少给自己抹粉了,你年轻的时候也称不上珍珠,顶多就是一豆儿,从青豆到黄豆,你这充其量是人老豆黄。”追忆往昔,每个人的常态都是添油加醋,只有毒舌闺蜜作为见证者可以帮你去伪存真。

再比如,闺蜜陪女友在上海看房,回来时告诉我,6000万的房价直接把我给吓着了。本来还以为自己疑似中产来着,瞬间觉得自己简直一文不名了。闺蜜适时晃晃呆愣的我,走吧,咱俩去吃那个贵得要死一直没舍得去吃的和食馆子吧,反正再节约也买不起6000万的房子。从此以后,每次看完励志故事、成功人士的传记之后我就有了新感受,牛人都是天生的,普通人就别努力了。这种破罐破摔的勇气支撑着

我这样一个庸常的凡人在牛人遍地的时代艰难地活了下来。

当然,即使是毒舌闺蜜也不完全只有毒副作用,正能量也有那么一星半点儿。比如一不小心就活到了吐沫情怀、理想的年纪,即便内心依然坚守,表面的和光同尘还是要的,所谓理想、情怀如内衣,一定要有,但绝不轻易外露,这是成熟的基本姿态。然而身为一名矫情的文艺中年,总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聊点形而上的东西,这时毒舌闺蜜是最好的谈话对手,除了能接得上话,谈得起来,她是那个知道你是真心为这些东西困扰而非是要借此装13的那个人。

说回到写专栏,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但没有谁能够准确捕捉到发生质变的那个瞬间。而我们费尽心思,不过是将生活中某个琐碎的瞬间,某个吉光片羽的片段,打磨得通透圆润,用文字,通过纸张,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你恰恰是那个因为懂得而拈花微笑的人。

农药味道

□ 廖晓梅

随着气温的升高,家里大多数的花木都生了虫害,嫩芽上的虫子把花木祸害得叶黄枝瘦,极不美观。我泡了些烟丝水,准备用相对文明的方式来除虫。烟丝水喷洒几次后,虫子依然在叶子上张牙舞爪,花叶却被灼得焦黄。

万般无奈下,只有用农药了。农药是个大家都不愿意触碰的东西,高毒,有异味,让人敬而远之。然而植物的生长就和人吃五谷一样,不生病害的少见。植物生了病,即使再不喜欢农药,也得硬着头皮给它施完。住在城市的人一般不会用农药,淑女们更不会用农药,即便是家里花木生了虫害也不愿意用。我不同,我是农药店里长大的孩子,所以,我打算用农药干掉那些残害我花木的虫子。

在卫生间,我敲开了一支农药。顿时一股臭味弥漫,虽然我还提前开了换气扇,家人对我一阵抱怨,都刻意地躲远。我独自在阳台镇定自若寺捏着喷壶,像个勇士一般对着那些虫子挥着斩杀它们的利剑。

家里浓浓的农药味,让我想起以前的农药店。我家的农药店开了二十年,父母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耕耘了七千多天。农药店开的那年,我刚走进中学的校园,不愿意对同学们说家里是干啥的,感觉卖农药这个行业很丢脸。我也怕我在

装

□ 王学胜

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有人的善行义举受到大家的称赞时,往往就会有人不服气,甚至满脸不屑,鼻子里哼出一个字:“装”。那年在央视“感动中国”颁奖现场,一位国家部委领导同志获得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面对媒体采访,他坦言道:“是的,周围确实有人认为是我在作秀。舌头长在别人嘴里,何须消耗不必要的时间精力来解释呢。说我作秀就作秀吧,只要能对国家和人民有些益处,就算作秀又何妨呢。”

习惯成自然,就算是假的,坚持做得久了,也会成真。一次,一家公益慈善机构找到成龙,想让他做戒烟形象大使。成龙连忙摆手说:“你怎么能行啊,我是吸烟的。”工作人员则很灵活:“这样吧,你就装作不吸烟不就得了吗。”这以后,我在一些场合,成龙就装成不吸烟的样子。别人给他敬烟,他就客气地说自己已经戒了。谁知这样积年累月下去,他居然真的就不吸烟了。

“有功如幸”,古人讲究做人要低调,作战撤退明明走在最后,却硬说是马的原因。东汉的张湛,就是这样的人。他为人矜严好礼,谈话严肃审慎,动止有则,虽独处家中幽坐,也是整整齐齐的。即使面对自己的妻子,他也像遇到威严的

乡野秘密

□ 屈绍龙

夏日里,一个又一个青色的小辣椒,挂在枝条上,在微风中自由地摇摆。在绿荫的掩映下,我悄悄地接近了一只正在睡觉的刺猬,它蜷曲在一棵树下,酸枣树的根盘绕在古老的基石上。微眯的眼睛,在远处金黄色的垂穗草的映衬下,闪现出明显的轮廓,垂穗草中生长着绿色的玫瑰状的龙舌兰。整个场景,被布置得恰到好处,如餐桌上的摆饰一般妥帖。没有什么比长满刺柏的山坡更单调的了,直到那棵历经千年的老树,被满树的浆果染成红色,其中突然从遥远的山脚传来一阵阵山鸡的啼鸣的喧闹声。

在乡野,有一些树木虽然一年三季常青,却没有迷人的魅力。也许,从远处看,高大的白杨树挺拔俊美,但当你走进林子里,就发现那那里的植物非常平淡,没有奇异之处,几乎看不到野生动物。我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委,一片没有鸟叫的树林,竟是一片荆棘之地。

今日的玉米低矮,玉米地裸露着刺眼的麦茬,绿色的玉米苗,遮挡不住麦茬的光芒,显示出单调而乏味,缺少复合的景色。然而,当它们迎来麻雀漫天飞翔时,麻雀时而

伪球迷现形记

□ 卢鹏

这届欧洲杯让我彻底意识到,我是个伪球迷,这么多年,我只是拿足球在装。今年的欧洲杯,深夜的比赛至今我只看过大半场,威尔士对葡萄牙的半决赛,可能是因为头天喝酒了,那天凌晨3点半我正好醒了,赶上了就顺便看一看吧。结果看完没再睡,之后一整天都有些萎靡,甚是懊恼。

之前的比赛我零零碎碎看过一些,或是赛后看一点集锦,球星已经有好多不认识了,明显感到无聊。看着球场上那些身材矫健,气喘迫人的小青年儿,再看看自己的大肚腩和一脸沮丧的表情,内心颇多惆怅。

足球,对一个年轻的屌丝来说,是无处宣泄的青春,是难以排解的寂寞,而当年华老去,青年屌丝变成中年屌丝,便没有太多必要继续用足球去装了。

现在回顾大学期间,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整天傻踢球,而没有去用心地追妹子。

其实那时候踢球也是为了让妹子看到我帅,但我没弄明白两件事,第一,大多数妹子对足球根本没兴趣。第二,我们踢球并不帅。大学期间也有几次同年级的女同学看我们踢比赛,还有加油助威的,但现在想想,足球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运动,我们那时踢球比赛面其实是十分混乱而滑稽的,接近于集体的驴打滚或猪拱泥,没什么美感可言。真想打动妹子,还不如请人家吃个冰淇淋。

当然,踢球还是有好处的,大学期间有段时间我练出了好身材,曾很明显地看到自己成块的腹肌。如果那个时候用心追追妹子,估计能成,但我整天还是往足球场跑。好像冲着球门使劲踢球,天上就能掉下个林妹妹似的。

喜欢妹子就直接追,踢什么球啊。真是傻透了。

再说说看球,有些人一谈起球队,球星,就像打了鸡血,恨不得热泪盈眶,大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足球高”的气势。其实,足球是什么,足球比赛其实就是一种表演,一种大SHOW。

大学时在报社实习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足球,文明时代的角斗》。大体意思是,现在看身体强壮,体质超群的球员们踢球,跟两千多年前,在古罗马斗兽场看身体强壮、体质超群的角斗士拿着刀剑对砍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现代的社会文明了,刀剑换成了足球。上场表演的壮士们拼体力拼技术而不用拼命了。

足球,是文明时代的角斗。虽然不那么血腥暴力了,但依然是用激烈竞技,强力对抗给人们带来刺激与兴奋。所以,看球眼看

摔角比赛,看武打电影相比,没什么实质性差别。

“这里面还有光荣与梦想啊……”还会有球迷抱着双手,目光炯炯地咏叹。确实,足球里有光荣和梦想,但哪种运动或事业没有光荣与梦想呢。拾破烂,炸油条也可以有光荣和梦想。拾破烂拾得好可以当破烂王,炸油条炸得好可以开永和豆浆当老板。C罗确实是到了光荣与梦想的顶端,但C罗这样的才有几个,千千万万和C罗一起踢过球的人现在依然是屌丝。

足球里有光荣和梦想,足球里更有金钱与利益,这反而是其他很多运动和事业无法比拟的。很多世界级的重大比赛是受国际大博彩公司控制的,一场比赛赛池中的赔金会到几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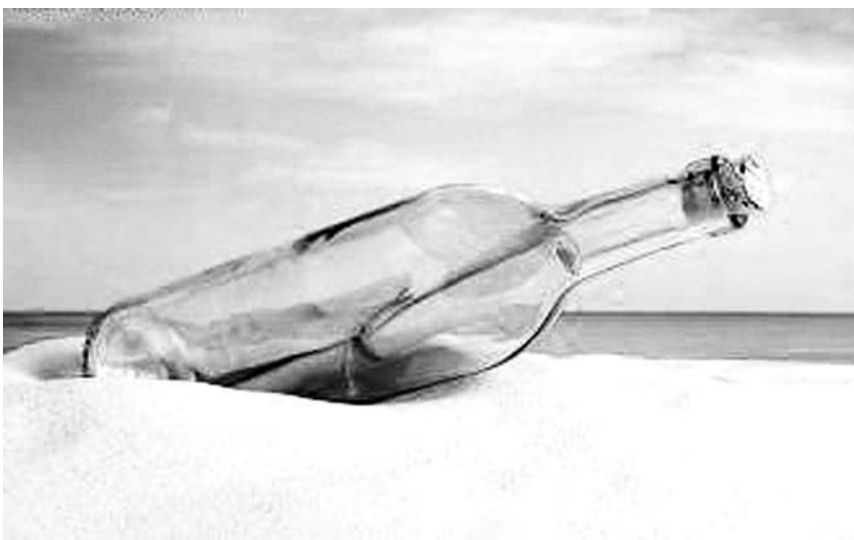
特别是世界杯,常混世界杯的强队跟博彩公司多多少少都有默契。很多比赛结果大出意料,不是因为“足球是圆滴”,而是因为赌球的金票大大滴。

很多球迷视为神明的巴西队是这方面的典型。论实力,巴西队能拿走起码三分之一的世界杯,有些足球常识的人对此应该没啥异议,但巴西队没有,反倒是在一些关键的比赛中很神奇很“意外”地输掉。比如1998年世界杯很神奇地输给法国队,没怎么进过头球的齐达内竟然连进两个头球,再比如2014年世界杯他在半决赛中竟然1比7输给德国队,就是中国队跟德国队踢也不过如此啊……

这边走球迷们心有戚戚为球队祈祷或声嘶力竭地为球员呐喊,而场上的一些老油条可能正想着如何把博彩庄家想要的结果和比分“做”出来。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潜规则,足球也一样。“君子不器”,不用把足球当成神,不要把看球当日子过。足球,就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如果你真爱足球,也不是高人一截。你有权利喜欢,别人也有权利不喜欢,如果因为看球,打乱了亲人或邻居,影响了工作,应该为此感到内疚并尽可能避免再犯。

如果你并不喜欢足球,也不用跟着别人熬夜伤身瞎起哄。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好好工作,你一样很MAN很NICE。

你问我看不看明天凌晨的决赛?这个……我表示更想好好睡觉。当然,三点来钟碰巧醒了凑凑热闹好像也行。不说足球了,谁能告诉我IPHONE的闹钟怎么定,定明天凌晨2点55分的……



瘫在那里

□ 辛然

葛优在《我爱我家》中的瘫坐沙发形象,最近从表情包火到了被冠为“京瘫鼻祖”。暴露年龄地说,我小学追《我爱我家》时,葛优那个形象叫二赖子,骗吃骗喝,被和平女士请出家门时真是大快人心。眼下,他为什么如此被人喜爱?我要往回扯四十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商海发达的人和瘫在沙发上的二赖子,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夹杂着我们的父母,只是在低工资和低工作量中一天一天、一遍一遍地活下去。不知要下多大决心、受多大刺激,才能让这个庞大的小市民群体肯放下面子,做点小买卖补贴生活。而这大多数人,通常没有不上班的气质,也没有混商海的气魄,希望就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也就是我们身上。

进入职场后,父母交代要努力工作好好干活,加班、应酬是有出息的表现;父母在身边的话,不说衣食住行还像学生时代那样伺候着,就连相亲,对象都替我们包了——总而言之,似乎要把他们不得已摊掉的时间在我们身上找回来。而我们也别辜负地重视工作,努力精进,正是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的那个样子。乃至看着朋友圈的各种同龄人过劳死新闻,更像榜样而非警钟。我相信人是带有使命的,努力是70、80这代人的普遍使命,也不知道谁给的就接着了。所以葛优的瘫沙发才会十多年后一夜走红,人见人爱,觉得累,想瘫一瘫放空,长时间的没正形地瘫着,抱怨、释放、放下、

隋朝命短却不简单

□ 王离京

大隋王朝,是个很短命的王朝。从开国到灭亡,只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家都说秦朝短命,其实是一种不太确切的说法,这主要是指它在完成大一统伟业之后,垮台的速度太快了一些。如果把它同其前身秦国的存世时间,合起来计算的话,前后延续长达五百余年。这样算来,它倒可以算得上是高寿,甚至是超长寿王朝了。唯隋朝则不然,从坐天下的角度看,它没有任何世袭的遗产可以继承。杨坚、杨广父子,完全是白手起家,从无名到,靠自己双手打拼出了一个全新的强大王朝。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隋朝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似乎并不为过。

隋朝虽然短命,却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好事、大事,为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世界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遗产。“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组织严密、

规范高效的中央政府管理体制。它不仅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政治馈赠。这项制度的雏形虽然源于汉代,但真正将其以制度化、规范化形式确立下来的,却是隋文帝杨坚。这个隋文帝真是太有才了,打下江山没有多长时间,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有多少更急、更紧的事情要办啊,比如恢复发展经济,比如完成统一大业,比如抵御外族入侵,等等。但是隋文帝却能忙里偷闲,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人不能佩服他掌控大局的能力。

隋文帝决定开凿南北大运河的第一考量,应该出于经济的原因,物畅其流嘛。在当时的条件下,大运河开通之后,对于南北方物资流通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没有大运河,南北之间低成本的大规模物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说明,隋朝帝有着十分超前的经济头脑和长远眼光。一项重大决策付诸实施之后,除了它原定的初始目标,往往还会伴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有的可能是好的,有的可能是坏的。而大运河的情况,则无疑属于前者。伴随着物资的流通,大运河在南北文化习俗的相互渗透、南北民众族群的交流融合方面,所起到的促进催化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倒有可能是为隋朝帝所始

料不及的。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长期东征西战,习惯于打打杀杀的隋朝帝,却十分难得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接班上任伊始,隋朝帝就发布过包含这样内容的指示:“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在他的策划主导之下,堪称人类千古文明奇观的科举制度,闪亮登场。一个“昏君”,会对教育文化事业有如此清醒到位的认识,并为之身体力行吗?

跟“三省六部制”一样,集教育考试、人事管理、官员选拔于一身的科举制度,也是一项长寿的制度,同样存活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的创立,不仅对中华文明史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也不容小觑。比如有西方学者称,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影响巨大。一人拥有一项寿命这样长,影响这样大的软科学发明专利权,这样的父子皇帝,可说是中外难觅、绝无仅有。